



报捷之前

BAOJIE ZHIQIAN

报捷之前

长春市文联 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59·长春

內 容 簡 介

本书共选入“十月的长春”文艺活动月“长春一日”征文中比較优秀的小小說十余篇。其中有歌頌鋼鐵战线上的模范人物的“爹和望平”“脚踏車”“苏英与她的伙伴”等；也有歌頌城市人民公社的“李大嫂的理想实现了”；还有表揚新人新事的“报捷之前”“夜遇”等。

通过这些小小說我們可以看出：在生产大跃进中人們的忘我的劳动精神和人們的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思想的迅速提高。

停售报捷

报 捷 之 前

长春市文联 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1 $\frac{1}{3}$ 字数：26,000

印数：6,500册

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10091·281 定价(6)：0.13元

目 次

爹和望平.....	党化良 (1)
脚踏車.....	南 非 (4)
光荣的事情.....	郎需才 (7)
我們看电影去.....	张四維 (9)
苏英与她的伙伴.....	张鳳久 (12)
我的师娘.....	何 北 (15)
砖.....	紅 霞 (20)
賈师傅和他的自行車.....	馬淑媛 郭积文 (22)
大炼鋼鐵人人有責.....	康文均 (25)
报捷之前.....	张永善 (28)
李大嫂的理想实现了.....	刘福堂 (31)
建爐記.....	牟传俊 (33)
一块銅的故事.....	孙 枫 (37)
夜 遇.....	宁英伯 (44)
后 記.....	(45)

爹 和 望 平

党化夏

爹这几天好象慌了神儿，整天不着家，把望平也带野了。我和茵茹下班回来，把饭做好以后，他们爷爷孙子才唱唱咧咧地回到家来。昨天晚上，爷俩又回来那么晚。我就奇怪地问：“爹，你们爷俩一天净到哪去溜呀？”小望平笑咪咪地瞅瞅爷爷不作声。爹腆胸脯精神焕发地说：“看看炼铁的！”茵茹在一旁对着望平插言道：“小望平，你的作业都作了嗎？”小望平把小腿帮子一鼓：“当然作啦！”爷俩这股神秘劲真叫人莫明其妙。

向往炼铁的心情弄的我一宿没睡好，几次申请，支书总说：“炼铁和生产都重要，不能偏重一面。”因此，我每天下班后参加炼铁只有三个小时的机会，想多干一会儿支书也不答应。一早，不到五点钟我就起床了，茵茹也随着起来了。下了床，我习惯地扯下了一页墙上的日历，10月26星期日的大红字展现在眼前，我好象忘记了今天就是星期天。这页日历象炼铁爐上的鼓风机在给我鼓了劲，馬上振奋起来：“今天可以到我們的炼铁厂大干一場！”我走出屋，看見爹屋的門敞着，我走进去一看，只剩两个空床鋪，連望平也不在了。“真奇怪，爷俩大清

早到哪儿去啦？”快要吃飯了，爷俩才兴冲冲地回来了。“大清早，爷俩到哪儿去哩？”茵茹端着菜問着爹和望平。爹，笑了笑，望平高兴地說：“媽，俱乐部可熱鬧啦，人家一宿都沒睡。”“有什么，那么熱鬧？”我不經意地問了句。“砸矿石的唄！”望平說的声音又清脆又好听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他們爷俩也是被炼鉄給迷住了。

吃完飯我和茵茹急忙来到宿舍福利区——厂子附設的炼鉄厂。可是，万沒想到，因为今天是星期天看爐的和建爐的人早就用不了啦，因为我們来的晚，就分配砸矿石。砸矿石現場真的設在俱乐部。整个俱乐部都成了舞台，一進門我和茵茹取乐地說：“看，这可是演真剧，可当的直冒火星。”茵茹好象眼不够用的望着里边笑了笑。人已經滿登登的了。“唉呀，咱俩沒有工具呀！”茵茹对我說。“可不是，”



我說着忽然看見了團委孟書記。不管他答應不答應，我就把孟書記的錘子搶過來了。茵茹和我倆人暫時用一把錘子砸着。錘子砸矿石聲，鏘鏘的好聽極了；火星帶着白煙真象戰場一樣，廣播里的挑戰聲、報捷聲接連不斷。我在心裡想：這樣的星期天真叫人痛快的不知唱段什麼好。我正在美滋滋地想着，“老楊，……”好象有人喊我，由於砸矿石的聲混雜聽不清。我抬頭看時，原來就是孟書記，爹和望平站在他身邊。我疑是家有事爹來找我們，就走過去了。

“老楊呀，”孟書記對我說，“你看，楊大爺這些日子就算不離這兒了，每天來砸矿石，攆也攆不回去，還有，”孟書記指著望平說：“這小家伙下學就跑來砸矿石，今早爺倆三點鐘就來啦。就象賴上一樣，非砸不可。可是今天廠子放假，人這麼多沒有工具使，我勸爺倆去玩玩，還是不走。”孟書記說完望望我：

“告訴大爺回家吧。”我想了想：“爹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我還忘了，”我掏出來三元錢遞過去笑着說：“我又饞啦，你和望平去買幾斤肉改善生活呀。”爹瞅着我，意思是不愿走。望平搶過去錢，望着爹耍了個滑稽臉說：“爺，走咱倆買肉去！”拽着爹就走了。我笑着對孟書記說：“看，這是說一不二。”

快吃中午飯了，我剛想和茵茹核計一下，叫她回去燉肉。廣播喇叭又響了：“同志們！我們砸矿石戰場上的家屬楊老大爺和他的小孫子搶上了標兵，現在已經砸完了七百斤……”我听了真有點不大相信，

他們爷俩早回去了，可能是前几天砸的現在来表揚？但是我却穩不住神了，站起来在各处找。可不是，小望平在門角旁站着一起一落地用小錘砸呢，爹一只腿蹲着一只腿貼在門框上，砸的那个劲，我往哪比呀。爷俩头上的汗直淌。我走过去問：“望平，肉买来了嗎？”望平順手掏出来三角錢說：“爸，这是剩的錢。”“肉呢？”我还問。望平把小錘一举，又指指爹手里的小錘說：“一元三角五一个，两个两元七，剩三角給你啦，肉……”他先瞅瞅我又望望爹說：“这比吃肉香。”說着故意砸一下石头，又补充說：“我爷說的。”爹眯縫着笑成两条綫似的眼睛說：“小杂种，不是你出的主意，我能想出那样快招？”

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，我虽然不能对別人夸耀我有这样的父和这样的儿子，可是我內心却驕傲地要喊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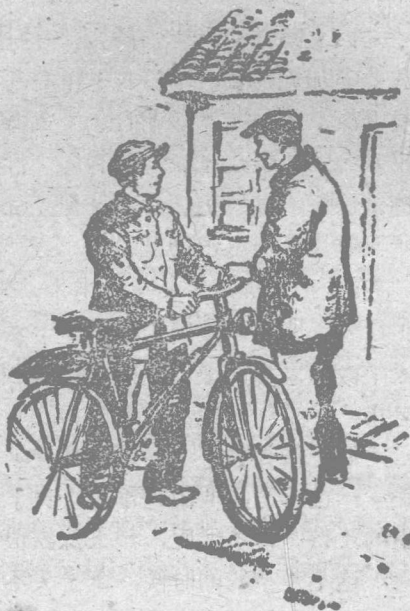
脚踏車

南 非

下夜班的职工都回家了，只有馬文一个人在屋里靜靜的坐着，好象在想着什么問題。我从炼鉄爐旁跑回来，一进門他馬上站起来說：“魯支書，我等你好久了，請你也給我点工作，人家都炼鉄去了，我这个残废人就不能干一点活了嗎？”我說：“老馬你

刚下夜班还是回去睡觉吧，工作有的是。”他搶着說：“魯支書，我要參加煉鉄去，不給我工作我不回去。”当时我也没办法，他是抗美援朝时負了重伤，动过三、四次手术的人，现在还缺一块脊骨，叫他干啥呢？工作倒是很忙，鼓风机吹不出风来，晚上要出鉄，大家研究要用脚踏車带动鼓风机。好吧，就給他点工作。“老馬，咱們煉鉄要用車子来带动鼓风机，就給你这个任务，明天到市里去买台車子来”。

第二天午飯后老馬回来了，可是沒帶回車子来，我忙問：“老馬，車子呢？”他說：“魯支書，我沒完成任务。”我以为他把錢弄丢了，可是錢并沒丢。那么是車子脫銷了？也不是，他說：“車子太貴了。就是买輛八成新的还得一百多元呢，用来煉鉄很可惜。”我說：“老馬，这不是節約的时候，車子买不来不能吹风，晚上出鉄的計劃可全完了，你馬上再去一趟吧，一定把車子买回来。”他斬釘截鉄地說：“不，決定不买了，用我的車子吧。”“用你的車子怎么能行？你离家这么远，半个身子又不大好使，叫你一瘸一点的往回走，絕對不行，馬上去买吧。”可是老馬象根本沒听見我的話，轉身到車棚里就把車子推出来，說：“魯支書，我說心里話，我很爱惜它，这台车子是我去朝鮮时，家中买了个小猪喂大了，正赶上我回来上班不能走，我父亲把猪卖了买了这台車子，有了它上班是方便些。可是为了带动鼓风机买新的很可惜。再說我身体比以前也强了，把买车子的錢



干别的用吧。为了炼出钢铁，为了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，用什么都行。你们不动我自己来弄。”我一看老马是不肯让步了，就忙上前抢过车子说：“老马你休息吧，我来弄。”工人们也都上来了，不多一会把车子架好了，小伙子们脱了衣服，一个一个的轮着蹬开了，在老马的感动下越蹬劲越大，风的力量也就越足，爐上喷着鲜红的火花，老马坐在一旁注视着爐口的风力，微微的笑着，这时我才想起来他两顿没吃饭了，于是我费好大劲才把他劝回去，看着他一瘸一点步行走去，精神却显得那样豪迈。

光 荣 的 事 情

耶 需 才

鋼鐵司令部决定今天下午三点鐘新砌的土高爐升火，可是三个望火眼的盖子还没有，这真是叫人着急的事情，沒有盖子，爐內的溫度就要降低，不能流出鉄水。

我便把这件任务爭取到手。我首先到了一个洋鉄生产合作社去，四五个工人正在紧张地打制一座高大的鉄爐，一位工人向我摆手說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沒有時間做。我們在赶做鼓风机，你到前面那个小胡同口看看，那里有个打洋鉄的，他是做零活的，他能做。”

我找到了那位洋鉄工人，他正在低着头做爐子上的拐脖，嘴巴里嚼着大餅，一个老大娘在旁边等着取貨。

我上前湊了一步說：“同志，請你給我們做一个望火眼的盖子好不好？”他皺着眉头說：“不行不行。”沒等他說完，站在他身边的老大娘也說話了，她說：“那可不行，半个月前我就訂下了。他出去炼了半个月的鉄到如今也沒給做，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了，他明天要是一走，我又做不上了。天头冷了，同志，你往后讓讓吧。”

我一听，心里急的要命，忙接上去：“今天下午三点鐘我們就要生爐，这个做不好就不能出鉄，你看咋办呢？”

那工人一听，忙停下手里的活，抬头看看老大娘，說道：“六嬸，我看……”

老大娘沒等他說完，立刻改了口气：“老楊，你別給我打了，先給这位同志做活吧，我晚烧一天爐子也冻不死。”說着就把工人手里的拐脖搶了下来。

打好了望火眼的盖子，第二步就是安装玻璃，盖子是圓的，玻璃当然也是圓的，圓玻璃自己是割不好的，这得找鏡子鋪做。

我找到了一个鏡子鋪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說：“掌柜的昨天炼了一天一宿鉄，剛回来放下飯碗睡覺了，請你四五点鐘再来看看吧。”我說：“不行。”我把不行的理由說了一遍，她笑了：“唉，你为啥不早說是炼鉄用的，我还当什么盒盖呢，你等一等，我去叫他。”一会，一个高大的男人搖搖晃晃地出来了，眼睛充滿了血絲，他看了看盖子的口径，便去选玻璃，他說：“做这个用的玻璃需要厚一点的才行，薄的容易碎。”他选了好多块，最后找到了一块，在手里掂了一掂說：“这块还行。”他脸上的睡意已經消逝了，他熟練地用玻璃刀割成圓形，临走，他热情地告訴我：“前面不远，路西，化工材料商店里有卖膩子的，膩子糊上牢靠。”

化工材料商店的售貨員一听說是炼鉄用的便高

兴地說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們今天刚到了一批‘大跃进’牌的，以前从来沒见过这样好的，又粘又細。”他帮着我糊好了腻子，涂的又均匀又結实，他还不放心：“腻子是植物油和石灰等做的，見热可能要化，你回去最好再在上面涂一层白粘土和焦炭粉那就保险了。”

就这样，在短短的一个半鐘头之内，我圓滿地完成了这个紧急的任务。你問我为什么这么順利？因为我所作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

我們看电影去

張四維

师傅老早就說要領我去看电影。

这一天，炼完最后一爐鋼，师傅一边换衣服一边兴冲冲地对我說：“小张，今几个咱爷俩看电影去！”我說：“师傅，連着干了二十四小时，你老还有这么大的兴头？”話是这么說，其实我倒真想去看看个电影。师傅摸着他那撮胡子說：“許了愿就得还嘛。”

吃过飯天还早，师傅提議走着去，我当然同意。

傍晚在大街上散步，真舒服极了。多少日子沒出厂了，一出来觉得什么都新鮮。有好多地方豎起了土高爐，还有一家大門口挂上了一个“紅旗炼焦

厂”的牌子；巷里熱鬧极了。师傅一边走一边說：“变了，变了！”还对我說：“这可真是全民总动员哪！”他实在太兴奋了。

拐过弯，我和师傅都楞住了。前面那个学校象发生了什么事，一群人围着，吵吵嚷嚷。师傅一見这情形就大步闖上去，还隔挺远就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同学们一看是个老头，也就不自覺的給閃开了一条路，有人在喊：“糟了，爐子吹不起来了。”再听送风也不見动静，爐子象煮了粥，呼嗤呼嗤的响着。师傅顧不得什么忙喊：“来，我看看。停风！”說着就凑到爐口弯着腰向里瞅。虽說这鉄水入爐好一会了，可还是一千多度高温，师傅沒戴护鏡，看下去，真象有几万根金針扎在眼里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师傅額上出了汗珠，順手就拉过一把鉄鉗子，嗖的跳到軸瓦上，一边拉风眼一边喊：“快倒出一包鉄水！”又喊我：“小张，快帮他們搖爐！”也許大家过份关心这件事，沒等弄清这个陌生的老头是誰也就听起話来。师傅在上边狠劲的捅着风眼。看样子鉄水快把风眼糊住了，鉗子也伸不下去，我知道，如果再过两三分鐘就得把鉄水倒掉，不然，再炼下去就会出危险。师傅叫过来一个同学用錘子打，他滿脸都是汗，使劲地握着那根鉗子，錘了一下又一下，大概他的手都麻了。一个、两个……終于四个全砸开了。师傅揮了一把汗，下命令似的喊：“送风！搖爐！”

鼓风机轟隆隆，爐子又重新抬起头来。师傅瞅

着它，向里面擲着炭块和鋁块。一会儿，金亮的火焰就噴出来了。同学们顿时欢呼起来。有一位負責同学，馬上跳过来和师傅握手，并說：“謝謝您！同志。您……”这时候师傅才想起来，說：“哦，我就是西边厂子里的。我姓刘。”大伙都喊：“謝謝您！刘师傅。”我身旁的同学就拉着我的手說：“謝謝你，工人同志。”我怪不好意思的。师傅向大伙說：“这爐的毛病是装的多，溫度低，繼續吹就很危險。”师傅好象把我忘了似的。炼完这爐，又指导下一爐，边做边給大家講怎样看火花，又怎样加矽鉄、錳鉄，还表



演了热补爐操作法，我就帮他們搖爐，直鬧到十一、二点才走。大伙一直把我們送到拐角，还是一个劲儿的謝我們，师傅說：“帮点儿忙算不了什么！这是我們的义务！”

这回是往回走的。师傅抱歉似地說：“小张啊，咱們电影又报銷了。”借着月光我瞅了师傅一眼，竟逗得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我說：“师傅，瞅你的脸吧，快成灶王爷了！”

苏英与她的伙伴

張 凤 久

早晨，苏英开完会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車間办公室，脑袋里气的嗡嗡作响，她越想刚才赵主任在建爐任务分配会上說的那几句话，她心里越感到气不平。

“好吧！苏英小組孩子媽媽多，力量弱，我們得根据情况照顧一些，每人建两座土爐就行啦！其它的由男同志們包下，每人四座一定在今天建完。”赵主任用力地揮动着手臂，亮着粗嗓門号召大家。希望大家：“鼓足最大干劲，爭取最快的時間建成，大家还有意見沒有？有困难沒有？”

“沒有——同意”会場上紧接着发出同雷般的回响。苏英坐在牆角处两眼紧盯着主任，这时她再

也耐不住了。驀地挺起身举起一支胳膊着急地说：

“我有意見！”

“你提吧。”赵主任用手指了指她说。

“我們小組不希望照顧，我們要求每人的任务也是四座！”苏英紅着脸有些生气地说。“算了！算了！这个意見会后个别再談吧。”赵主任忙忙地摆动着手，向大家宣布“散会”。

人們都象接到了軍令似的，涌出門去。屋子里只剩下苏英和赵主任两个人。赵主任挪过一张椅子讓苏英先坐下，可苏英噘着嘴气昂昂的站立在那里。还是赵主任打破了这个僵局。

“你都有啥意見？提吧！”赵主任笑着問。

“我看主任就不公平，为啥男同志也两只手女同志也两只手，一样人，两样任务呢？”

“苏英同志你們这种要求多完成建爐任务的精神，我觉得的确是應該鼓励的，”他向烟灰盒碰了碰烟灰接着又说：“不过有一些实际困难我們也不能忽視。你看”，他伸出左手，一手扳动着手指数落着：

“你們小組除小邹沒結婚外，六个組員中，算你有五个是孩子媽媽，每天要二遍三遍去給小孩喂奶，这是实际問題吧。再加上女同志一般都体力弱，又挑砖又运泥的，的的确确是有問題呀！老实話說两座爐还是我放着胆子給你們的哩！要知道到时完不成影响全厂炼鋼呀！”赵主任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苏英說服了。他从从容容地說道：“青年人处理啥問題別太